

《我亲爱的精神病患者》

赵志明 著



▲《我亲爱的精神病患者》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3年12月出版

【本书推荐】>>

本书是一部用下里巴人的语言写作的乡村家族史。作者在文中对人、对事、对家庭进行了分解和拼装，用不乏戏谑、冷静、想象力的鲜活语言，再现了一个逝去的世界。在魔幻、梦境、呓语、恐怖的表面下，尽显一种对生命的难以释怀的真诚体验。书中收录了《还钱的故事》《I am Z》等人气高分作品，其中《还钱的故事》在豆瓣阅读虚构类排行榜长期雄踞第一位。

【作者简介】>>

赵志明，男，70后小说家，江苏溧阳人。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做过图书编辑、影视策划。现在是坏蛋独立出版发起人，小饭局局主。

【精彩评论】>>

2014年元月，读毕《我亲爱的精神病患者》后，又读了《今天》102期上的赵志明两篇小说，那种跌宕的感觉得以延续。这是读者的乐事，在你惊喜之后还有延伸和未来的期待，没有比这更对得起读者的了。

《我亲爱的精神病患者》这部短篇小说集，是在汉语文学整体拙劣寒酸的气氛下，出现的真正卓尔不群的作品。这部小说集内含十四篇小说，几乎都是作者赵志明十年前的创作，其出版亦算是读者“辨认”出来的结果，此前作者的两本电子书在豆瓣上架，均得到了高人气高分的对待。

在离奇魔幻甚至有鬼怪出现的故事中，也是在乡间凡庸的生活场景中，赵志明不动声色地写肉身的死，也写你我随时可以感知到的那些悲剧，在一轮又一轮的生活轮回面前，在那些精致而又显得发散的魔幻情节面前，在琐碎的血缘关系和自身生理疼痛面前，那些生生死死的人间往事有一种摆脱尘世历史束缚的洒脱感。十四篇中短篇小说，归纳起来可以说它有一个关于“死”的主题，但作者不是声嘶力竭地写死的悲壮或者伤痛，而是更多地描写死后的活人的情景或与死相伴时的故事。这是一种对现实忍无可忍的写作，但却剔除了多余的愤怒和不安，带着一种气定神闲地与之互视、互玩的类似心态，平静而又离奇魔幻地将这块土地上的一种常态极端逼真地写了出来。

《我们都是长痔疮的人》写了三兄弟前后患上痔疮的故事，他们在父亲死后的日子里，被象征着磨难与疼痛的痔疮折磨着。大哥、二哥相继离开，家中只剩下“我”和母亲，唯独没有离开的是每个人肛门幽深之处的那个随时可能爆发一下的痔疮患疾。哥嫂以及嫂子与母亲的片段生活场景展示，也成了人类生活中的一种幽深却时常会显露出来的那个痔疮，它要疼痛你的神经，控制你的排泄功能，是的，痔疮就如同具有神圣使命的器官，甚至切割都无济于事。

赵志明在这篇小说中，也充分展现了自己诗人的特色，他将自己垂手可得的诗意随意穿插在小说的叙述中，在故事情节的角落中，都有他诗意的展现。

《我亲爱的精神病患者》作为一部短篇小说集，无需所谓名家说上两句不着四六的话，它已经足够精致和绝佳，这一点势必会在以后越来越显现出。

我为赵志明的小说喊上一声好，不是基于这个被埋没多年的小说家终于有一部什么处女作问世之类的俗事高兴，而仅仅因为这部小说集《我亲爱的精神病患者》太好了，被漠视、孤独不重要，写得好才是唯一要义。倘若说评论者真的有为作家和读者穿针引线的作用的话，那么我想，必须要将这样一部好的作品向大家推荐。

我甚至觉得即便这么一部重要的小说集问世了，对于闲散自然且日常里犹如儿童一般的赵志明来说，不是一件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不是他多么豁达和宽大，而是他根本没把这些诸如出版、好评、论断等等放在心里，更不会像冯小刚那样跟影评人势不两立地搞论战，赵志明对此的兴趣正如他写那些顺达通畅的小说，在别人眼里是技术专研、技艺磨练，可他都是顺其自然一挥而就的。

《100个基本》

(日)松浦弥太郎 著

【本书推荐】>>

《100个基本》是张德芬最喜欢的日本生活美学大师——松浦弥太郎对其生活哲学的最高诠释，一本精致实用的人生箴言录。

这本书中，松浦以更贴近的姿态、更诚恳的思考，审视日常的美好：原来好的生活可以很容易，恪守“基本”，才能享受生活；原来通过有效的自我管理，能够真正理解自己的本质。

【精彩评论】>>

松浦弥太郎的《100个基本》是我读过最特别的一本自传。

照常理来说，自传应该是一个人生平的记录，里面充斥着3W守则，何人、何事、何地。读者读到的是作者一生的故事，像一幅浓墨重彩的油画。但是《100个基本》里松浦弥太郎几乎没有涉及到自己生活中的任一具体事件，他列举的都是一些朴素的道理。当然，严格地说，这本书的体例并不是自传，然而我却觉得他比任何其他自传的传主都更加鲜明地表明了他是谁，是一个怎样的人。因为他用素描勾勒出了自己的线条，这是他的精神自传，是撑起他整个人生的骨头。

人们常常可以很轻易地对别人做出结论，却对认识自己而感到迷惘。“我是谁？我为什么而活？”相信每个人扪心自问，都不会有太清晰的答案。英国哲学家罗素说他是因为对爱的渴望，对知识的探索和对人类苦难发自肺腑的怜悯而活。这样的答案似乎放诸四海而皆准，对每个人都适用，但是细究起来，我们的内心并未被上述三种情感所驱动，而我们的人生守则，似乎也并非是常挂在嘴边的豪言壮语那么冠冕堂皇。我们仿佛只是一直为了活着而活着罢了。

我们也曾经有过美好的理想，憧憬过那些高贵的品行，希望过上不负自己的尊严生活。可是渐渐地我们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崇拜成功，厌恶失败，用冷漠尖刻的言行来武装自己，掩饰内心的脆弱，还要找借口说都是社会的冰冷灰暗才造就了如今的我们。但是松浦弥太郎告诉我们，这并不是人生的真相。

松浦弥太郎在《不能不去爱的两件事》一书中谈到了他的失败哲学，“成功的反面不是失败，而是什么都不做。作为人类，我们既会失败又容易犯错。看透这一点，知道自己接下来要干什么、考虑什么、改正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他甚至开玩笑说，觉得把自己的名字改成“松浦失败”也不错。这样的表述意外地让人感到踏实、温暖，勇于承认并且拥抱失败的男人，竟然比那些炫耀自己的强壮和成功的男人要更给人以安全感。

在《100个基本》中，藏着一切谜底。无论是做自己，还是经营二手书店COW BOOKS，松浦弥太郎都总结出了100条应当遵循的人生信条。这些信条并不假大空，也不是形而上的概念，而是一些甚至会让人觉得过于琐碎简单的生活常识。这些人生信条跟人们预想中堆砌着华丽辞藻的名人名言相距甚远，但是正是这些最基础的“常识”，一点点地造就了每个人的人生。无论你想要做会享受生活乐趣的人，还是想做生活规律、严于律己的人，都是从这些最基本的小事开始的。

松浦弥太郎说，“100个基本”一开始他并不能全部做到，但是他记录下这些，是因为自己想变成那样的人，想学习那些东西，或者想珍视那种事物。这些感受留在脑海深处，通过实践，渐渐变成了自己发自心底认同的事。“我想每个人都有重要的事情，想要遵守的规则，但这些内容其实是很模糊的，难以用言语表述，如果能一条条地认真思考如何用言语表达它们，也能借此更好地认识自身。”

“100个基本”是自己送给未来那个要变得更好的自己的100件宝物，是在以人生为名的漫长旅行中所必不可少的地图。你完全可以不同意松浦弥太郎的一些“基本”，因为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100个基本”，重要的是，在经历完善它们的过程中，你最终会长出支撑你人生信念的骨头。



【作者简介】>>

松浦弥太郎，著名出版人，多本畅销书作者，特立独行的思想家，生活美学的先行者。他开设了日本个性古书店“Cow Books”，担任老牌生活杂志《生活手帖》总编辑。他被称为“日本最懂生活的男人”，以其独特的个人经历和生活哲学影响了数百万年轻人。著有《不能不去爱的两件事》《100个基本》等多部作品。

© 2014年7月17日 星期四 © 报料电话:5200110

《不安之书》

(葡)费尔南多·佩索阿 著



▲《不安之书》▲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4年4月出版

【本书推荐】>>

《不安之书》是费尔南多·佩索阿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他在华语市场上失落已久的经典之作。它是曾经长期散佚的作品，多为“仿日记”片断体，由众多研究专家搜集整理而成。本书是目前为止最完整的中文译本，也将打开一扇我们窥见他浩瀚哲学宇宙的大门。

佩索阿在散文和诗歌中几乎不使用本名，而是通过“异名者”的身份进行写作。在其他的作品中，这些“异名者”甚至有自己的传记、个性、政治观点和文学追求。佩索阿穿梭在数十位“异名者”之间，不断变换随笔的立场，其中以会计身份出场的“贝尔纳多·索阿雷斯”与他本人最为接近，也在最大程度上呈现了他对生活、对命运、对世界的深刻认识，以及一个濒于崩溃的灵魂的自我启示。

【作者简介】>>

费尔南多·佩索阿，出生于里斯本，是葡萄牙著名诗人、散文家、哲学家，与十六世纪的伟大诗人卡蒙斯并称为“葡萄牙文学史上的两座丰碑”，文学史家认为应该给予他“和但丁、莎士比亚、歌德及乔伊斯同样的地位”。

【精彩评论】>>

世界上的写作者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即费尔南多·佩索阿和其他写作者。这句看似玩笑的逻辑在于：几乎所有的写作者都致力于自我呈现，唯有佩索阿致力于自我的消失。

“佩索阿”一词在葡萄牙语里含有“面具”的意思，这位生前默默无闻，死后却被誉为欧洲现代主义核心人物的神秘诗人，一生中用过七十多个异名（非笔名）。他把大量风格迥异的诗作分别归于自己虚构出来的三位诗人——坎波斯、雷耶斯和卡埃罗名下，不但如此，他还虚构了三位诗人的生平以及相互之间的来往书信。《不安之书》（又译《惶然录》）最初的作者则是一个名叫文森特·格德斯的年轻人，五年后，佩索阿解雇了他，托名贝尔纳多·索阿雷斯重新写作。索阿雷斯是卡埃罗的粉丝，还计划出版佩索阿的作品，他与现实中的佩索阿职业一样，也是一名外贸公司的会计。

除此之外，佩索阿创造的异名人物还有英语诗人查尔斯·罗伯特·安农和亚历山大·舍奇，法语诗人梅鲁莱特，新异教主义首席理论家安东尼奥·莫拉，以及致力于翻译卡埃罗的托马斯·克罗斯……这些他一手虚构的人物组成了人丁兴旺的文学家族。他们不是像博尔赫斯的《恶棍列传》或波拉尼奥《拉美纳粹文学史》中的人物那样仅有一份履历表，而是各自真实作品的拥有者。然而他们仍不满足于此，进而竟然侵入作者的生活——坎波斯就曾直接写信给佩索阿的心上人奥菲利亚·奎罗斯，劝她将对他的爱扔进马桶里冲走。创造他们的作者最终被他们取消，“严格地说，费尔南多·佩索阿并不存在”——坎波斯如是说。

能不能实现自我分裂，其实是一个伟大作家与风格作家的重要区别。伟大作家的内心与外部世界有对称之美，有高山也有峡谷，有激流也有平川，充满自我否定、自我对话的张力。所谓纯粹，往往只是二等才华的托词。佩索阿分身无数，使他得以向着人类精神的所有方向同时突围——“我一寸一寸地征服了与生俱来的精神领域，我一点一点地开垦着将我困住的沼泽。我无穷无尽地裂变自己，但我不能不用镊子把我从自我中夹出来。”

在通往黑暗的途中，每个人都认领各自的命运，我们分到了身体和时间——歌德所称的“最大的田亩”。人生最大的悲哀莫过于只能活在一个生命里，这是由时间的单向性和身体的唯一性决定的。我们被赋予了这样的身体，努力接受这样的命运。但佩索阿却不甘心如此：“就像人类的幸运在于，每一个人都是他们自己，只有天才才被赋予成为别人的能力……因为我是无，我才能够想象我自己是一切。”

生命短暂，时间永恒。进入永恒只有一个渠道，就是使时间停止。佩索阿吟咏着：“停下来，成为不可知的外界之物……停下来，一停永逸，但还以另一种形式存活，就像书本翻过去的一页，像松开了辫结的一束散发，像半开窗子朝外打开的一扇，像一条曲径上踏着沙砾的闲散脚步，像一个村庄高高上空倦意绵绵的最后一缕青烟，还有马车夫早晨停在大路边时懒洋洋的挥鞭……让我成为荒诞，混乱，熄灭——除了生命以外的一切。”佩索阿通过赋予自己他身之感和对时间停止的吁求，战胜了此在的纠缠，进入了永恒。精神的最高境界不是凸现自我，而是舍弃自我，是化为阳光雨露渗入万物，与万物同在。他的语言也打破了能指与所指的界限，在看似松散的情况下，得以高密度地无限地呈现。

写得好才是唯一要义

■朱白